



相傳與明建文帝有關，現火遍全國 毛血旺的前世今生

□ 盧郎

毛血旺，重慶江湖菜老三篇（辣子雞、毛血旺、鱔段）之一。它起源於磁器口，並且與明建文帝有些淵源，它易操作老少咸宜，現已成為重慶江湖菜中亮麗的名片。那麼，它的前世又是什麼模樣呢？

一 毛血旺的鼻祖

兒時常隨父親到磁器口坐茶館，印象最深的是個名叫過街樓的地方。那裏有一棟跨街樓，木頭建造，將街兩邊的房子連起來，頂上有蓋。過街樓上是茶館，喝茶的人很多，各種賣小吃的小販穿梭其中。過街樓下，有一家店鋪，門口支著一口大鍋，鍋中倒扣著一只大瓦缸，缸里扣著豬筒子骨、豬大腸、豬肺和白豌豆，白白的湯汁從鍋沿露出，鮮香味撲鼻，吸引著過往的客人。有食客來了，老板就揭起瓦缸，從木盆里撈起一塊凝固的鮮豬血，用竹刀划成薄片，放进鍋沿，須臾鮮豬血燙熟，老板將熟透的血旺連著豌豆盛在大大土碗里，碗里放上調料；付了菜錢的，再在碗里放上肥腸段或者豬肺塊，遞到客人面前。桌子上擺放著辣椒、花椒、醬油、醋等調料，客人可根據自己的口味，自行添加各種調料。常有打著赤膊的下力人，老遠就開始招呼：“老板，來三碗毛血旺，今天我請客，誰都莫跟我搶！”

熱氣騰騰的毛血旺，吃得客人滿頭大汗，連稱過癮。這就是最早的毛血旺，也是現在重慶各大餐館賣得紅火的毛血旺鼻祖。

二 相傳與建文帝有關

毛血旺的起源，傳說與明建文帝有關。相傳，明建文帝朱允炆被燕王朱棣打敗，輾轉逃到重慶磁器口寶輪寺隱居。建文帝逃到磁器口時，正值凌晨，飢渴難耐的他敲開一家亮著燈光的人家，想討點吃的。那是一家屠宰場，剛殺了幾條豬，主人見建文帝可憐，就將吃剩下的骨頭豌豆湯放进鍋里，再加上一些鮮豬血混合著煮熟，建文帝就著冷飯吃，覺得鮮香無比。

從屠宰場順坡而上，就是寶輪寺。那時的寶輪寺極大，僅殿宇就有16座，佛像多達300多尊，建文帝就在此隱居。為了建文帝的安全，群臣就在他居住的殿宇佛像下修了一條暗道，一直通到碼頭上方的滑溜嘴。碼頭下方約千米左右，鵝卵石河壩的盡頭，名為九石缸，相傳建文帝為復位準備的金銀就藏在這裡，故有民謠說：“九石缸，九道門，九道門里藏金銀。”因建文帝在此隱居過，此寺過去又名“龍隱寺”，磁器口也叫龍隱鎮。民國初年，因附近盛產瓷器，又大多從古鎮的碼頭運出，故改名為“瓷器口”。因“瓷”字與“磁”相通，後來又被叫成了“磁器口”。

三 傳統的毛血旺

毛血旺打響名頭是陪都時期，如同最早的火鍋一樣，它是碼頭上販夫走卒果腹的食物，而且價廉物美。20世紀60年代，毛血旺消失了。

磁器口毛血旺的恢復，是在20世紀80年代。那時，母親搬到了童家橋居住，每次回家看母親，我都要到磁器口街上走走。有一天，我發現了一家賣毛血旺的食店。食店門口，爐子上安著一口大鍋，鍋上倒扣著一只大瓦缸，不用猜，我就知道瓦缸里扣著的是什麼。

“來碗毛血旺。”我有些好奇，也有些忐忑。

老板麻利地划豬血，下鍋，再在碗里放上调料，一如我儿时见过的程序。须臾，一碗冒着热气的毛血旺端上桌。豌豆是白豌豆，煮得软烂，血旺几乎成了细条，堆在豌豆上面。我凑近一嗅，首先是浓郁的豌豆香味，随后毛血旺的淡腥味也涌了上来。毛血旺很嫩，入口即化，就着豌豆一起吃，有一股豆腐脑般的鲜香味，但又带有淡淡的腥气。我尝试着加上不同的调料，最后得出结论：毛血旺的最好吃法，不是多加油辣子，而是多加姜末，姜末的辛香能压住毛血旺淡淡的腥味。

那时，一碗毛血旺卖3元，加了猪肺或大肠，也不过5元。此后，我每次来此，都要去吃一碗毛血旺，说不上好吃，只是重温儿时的记忆。

大约在1994年，磁器口最后一家经营传统毛血旺的店关门。

四 改良后受欢迎

20世纪90年代，毛血旺一改传统模样，演变成汤汁红亮，添加各种荤素菜肴混煮。这是受火锅和江湖菜的启发，再加上人们的口味越吃越重，豌豆和猪杂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口味，客人也不满意单调的调料。

于是，毛血旺顺应潮流，对制作方式作了调整，汤汁加大了麻辣味，有的直接用火锅调料，生鲜猪血不好找，就改为加工后的血旺，还添加了鳝鱼片、毛肚、火腿肠、黄豆芽等食材。红红亮亮的毛血旺勾人食欲，也获得了食客的认可，由此大行其道，火遍全国各地，成为重庆江湖菜中的佼佼者。

现在，在重庆任何一家江湖菜餐馆，几乎都有毛血旺，让南来北往的食客大饱口福，也让少小离家的游子重拾儿时的记忆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古川菜研究院）

成渝古道同心岩 百姓同心除匪患

□ 庞国翔

江津区吴滩镇是聂荣臻元帅的故乡。这里的老百姓，历来就有护卫一方平安的传统。

吴滩镇是江津的一个边界镇，处在成渝古道上，镇北与永川区陈食乡接壤。这里有一座花果山，名字好听却山势险恶。它是华蓥山的余脉，约有5公里，山上的二郎尖高峰和云谷关隘口是古道上最为险要之处。由于山高路险，往返于成渝古道上的商贾闲客等都不想夜间穿行此段山路，就是白天通过也是结伴而行。

明朝时期，这里游匪猖獗，盗匪利用陡峭的山路隘口拦路抢劫。这些游匪往往抢了商贾，又在这里打家劫舍。于是，老百姓纷纷逃离，这里变得更加人烟稀少。当地有几个秀才，就向重庆府写了投状，希望州府派兵铲除匪患。

时任永川知县是武举人出身，他立即带领一班衙役前去清剿匪徒。按当时上级官府的规定，他只能管永川这一段。当他前去清剿时，永川方向的土匪就往江津方向跑。同样道理，当江津的官兵去清剿时，江津方向的土匪就又回到永川这边。就这样，土匪们在两县交界线上来回流窜。

永川知县是一个肯动脑子的人，他知道这样追追赶赶也不是个办法，只有在此长期屯兵才能解决问题。但他也不想长期驻守在这深山老林里，于是就想了个办法——在两地交界处的悬崖壁缝中插入两把长剑，其意是此处有官兵把守，匪帮不得入境，以此震慑匪徒。起初，这个办法很管用，土匪远远看见寒光闪闪的长剑，心生怯意，立即退走。于是，老百姓就将此山岩叫作“插剑岩”。

不久，狡猾的土匪识破了端倪，就不将插剑岩上的两把长剑放在眼了。他们又开始抢劫过往行人和打家劫舍。

时任江津知县叫杨元吉。他曾主持修建和改造过江津的学宫、文庙、东门莲池中的君子亭，还嘱修《江津县志》，写过许多反映江津风物的诗词。

匪患严重，朝廷授命这个饱读诗书的知县统筹吴滩边务治理，清剿盗匪。杨元吉一来到这里，就对津永两县边界进行统防统治，实行联保联防，并组织乡民修城筑寨，坚壁清野，做到壁垒森严。他还鼓励百姓开馆办学，传授文化，教化民风。杨元吉还在插剑岩旁题写了“同心岩”三字，勉励津永两县百姓同心同德，同防匪患，并将“同心岩”下的这条津永两县交界的大路改名为“同心道”。在多方共同努力下，津永两地铲除了匪患，百姓终于安居乐业了。从此，当地百姓就将津永交界处的岩壁叫作“同心岩”。

后来，“同心岩”之名越传越远，“插剑岩”的名字反而被人们所遗忘。后来，有山民在山下的小溪上修了一座桥，桥因岩名，取名“同心桥”。清末江津秀才郑廷柱作《古心古道》一诗，以记此事——

屈曲同心道，双峰插碧天。
古今风景易，来往名利牵。
地势分疆界，碑名记代年。
漫游聊暂息，倚树听流泉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江津县（今江津区）吴滩镇在此处建设了一个行政村，取名同心村。该村有耕地1200多亩，农户270户人丁一千余，下辖7个生产队。后来，同心村改为邢家村。如今，这块位于吴滩镇邢家村6社插剑岩上的“同心岩”摩崖石刻成为江津区的保护文物。“同心岩”摩崖石刻在约45平方米的悬崖上，坐北朝南，碑长1.60米、宽0.70米，“同心岩”三个大字非常清晰，字体为楷书，落款为：“大明嘉靖丁酉知江津县凌太和大晟杨元吉志”。

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“同心岩”摩崖石刻，不仅见证了江津、永川两县百姓同心同德共治匪患的历史，也为研究明清时代巴蜀地区的摩崖雕刻技法提供了实物资料。

（作者系重庆江津区作协主席）



江津区吴滩镇

